

当前,畜牧业正面临较大考验——

饲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怎么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1 视点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

民以食为天。对中国人来说,饭碗里不仅要有粮,还离不开肉蛋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重要的“菜篮子”产业,我国畜牧业正面临考验。由于畜禽上下游产品运输、销售等环节受阻,出现了饲料进场难、家禽上市难、养殖企业用工难等问题。近日,就畜牧业具体遭遇了哪些困难,如何破解畜牧业发展的痛点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市场主体。

畜禽养殖业影响较大

江苏京海禽业集团有限公司有22家养鸡场,每月需消耗饲料6000多吨。疫情发生后,因很多地方都设立封路拦截点,饲料很难配送到各养鸡场,造成饲料缺口,该公司不得已对种鸡实施“减料”措施。“据预估,种鸡平均产蛋率将下降三成。更大的困难是产品销售无路,由于疫情期间产品流通受阻,导致公司的鸡苗卖不出去,养鸡户同样也没有渠道购进鸡苗,造成了产品滞销、积压等问题。”公司总经理助理邱聪说。

中国畜牧业协会会长李希荣介绍,自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地方采取了道路交通管控措施,导致猪群、雏苗、禽蛋、禽肉、饲料、兽药等养殖物资调运受到很大影响。跨省活禽销售运输环节受阻,活禽无法在企业间调运满足正常生产,业务流程中断。据统计,高峰时全国共有27个省份全部或部分市县关闭了活禽交易市场。出栏的活禽无法销售,家禽业损失惨重。一些地方屠宰场开工手续复杂、人员流动受限,造成屠宰场开工不足,影响畜禽正常销售。

家禽业由于生产周期短、饲养量大,受到的影响更为突出。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禽业分会会长宫桂芬告诉记者,目前正值家禽补栏旺季,若不能补苗将对后期生产和供应产生很大影响。据协会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2日,家禽业损失已达158.65亿元。据协会调研了解,家禽业目前还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难题:车辆通行证限量发放,满足不了企业正常生产需要;部分企业获得检疫票证困难;非饲料的配套物料供货商不能复工生产,对饲料生产造成了影响。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认为,对养鸡业而言,目前肉鸡供给数量远远大于当前屠宰数量,价格急速下跌;由于交通限制导致孵化场的鸡苗无法顺利销售,部分养殖场被迫对鸡苗采取填埋等极端处理措施,损失巨大。此外,去年猪价上涨带动家禽消费,很多家禽养殖企业选择大幅扩产,疫情来袭叠加了不利影响。

多措并举破解行业堵点

我国是家禽养殖大国,禽蛋人均消费量已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介绍,家禽产业链比较长,产值比较大,如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家禽业就不能顺畅运行。新冠肺炎疫情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畜牧业正面临考验。由于畜禽上下游产品运输、销售等环节受阻,出现饲料进场难、家禽上市难、养殖企业用工难等问题。专家建议,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要着力解决养殖场户原料、销售、资金、人工等方面的需求,推动行业上下游企业尽快复产复工,将饲料、种畜禽、屠宰、奶业等骨干企业纳入国家专项再贷款和贴息政策支持范围。



刘道伟作(新华社发)

生以来,活禽交易市场关闭,家禽屠宰企业停工停产,家禽产品消费降低,行业损失非常严重。当前,正值家禽补栏关键时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给二三季度禽肉、禽蛋市场供给带来一定的影响。

“畜牧业整体属于特殊行业,有生命周期,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行业一旦受到严重冲击,恢复期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李希荣表示,我国畜牧业正处在艰难转型的关键期。如果不尽快恢复生产,部分产业生态有可能会遭到破坏,一些较脆弱的企业辛苦发展的成果也许会失去。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教授田晓晖认为,相比种植业,疫情对养殖业产业链上下游影响更大。一是由于饲料生产没有完全恢复,以及原料采购受限等原因,养殖户普遍面临饲料紧缺,饲料库存难以维系正常生产,短期内面临生猪、毛鸡、毛鸭等死亡率增加问题;二是大量种禽无法销售,且缺少兽药、疫苗等物资,造成较大的动物疫病防控风险;三是由于许多员工无法及时复工,企业面临招工难、招工贵,屠宰环节缺乏用工。当前,政策措施的着力点要在以上方面发力。

现在,有关部门已经积极行动。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等发布通知,要求各地要保障“菜篮子”产品正常流通秩序,要求不得拦截仔畜雏禽及种畜禽运输

车辆,不得拦截饲料运输车辆,特别是对设卡限行、阻断交通的做法作出了规范和纠正,为畜牧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农村部还要求各地加强饲料和种畜禽生产企业监测调度,积极协调地方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将相关龙头企业列入复工复产重点企业名单,纳入贷款贴息支持范围;协调各地粮库尽快投放一批库存玉米,保障畜禽养殖生产需要。

养殖业痛点明显缓解

位于江西省定南县天九镇的九鼎牧业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忙碌着,车门外一辆辆货车正在装运生产好的饲料。疫情发生以来,该县农业农村局觉察到因疫情防控不少畜牧养殖企业将面临断粮、缺料等问题,迅速动员该县多家饲料企业复工复产。据统计,2月12日至2月17日,该县为畜禽养殖相关业主开具物资调拨及人员转运单418份,其中饲料86份,活畜禽332份,有效解决了畜禽养殖业面临的运不进、卖不出问题。

“从全国范围来看,经过努力,强制企业停工停产、省际运输不畅、大宗原料严重短缺等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返工工人短缺、运输‘最后一公里’等问题也明显缓解,饲料生产和经营秩序正在加快恢复,一些

大型饲料企业基本已经恢复了正常生产。”杨振海说,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月17日,全国9711家饲料企业已经有6384家开工复产,开工率为66%,但与常年同期超过90%的开工率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当前,饲料总量是足够的,大宗原料玉米、豆粕产量也没有问题,只要交通问题得到解决,末端供应慢慢就会恢复正常。”

有养殖户表示:“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很多地方实施了交通管制措施可以理解。但畜禽以及相关原料和成品运输关乎基本民生和老百姓的‘菜篮子’,不应该简单地全部拦截。养殖户都希望一些乡镇、村组能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将国家政策落实到位。”

畜牧业涉及领域广,上下游企业密切关联,对资金和人工需求量大。专家建议,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下一步要着力解决养殖场户原料、销售、资金、人工等方面的需求,推动行业上下游企业尽快复工复产;加大玉米等储备粮投放,加快豆粕等生产企业开工,保障大宗饲料原料供给;将饲料、种畜禽、兽药、畜产品包装材料等生产企业列入复工复产重点企业名单;不得关闭正常经营的屠宰场,支持合法合规的屠宰场尽快复工;将饲料、种畜禽、屠宰、奶业等骨干企业纳入国家专项再贷款和贴息政策支持范围。

1 热搜

消杀用品“一瓶难求”问题得到明显缓解

本报记者 黄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少网民纷纷反映“买不到消杀产品”,也就是医用酒精、84消毒液等。对此,工业和信息化部2月24日介绍说,正充分发挥电商平台覆盖广、配送强等优势,积极推进电商与生产企业对接,紧急协调了蓝月亮(中国)、纳爱斯集团、上海利康、山东海燕、山东华实、山东罗欣药业等重点生产企业,为天猫、京东、苏宁、网易严选等主要电商平台持续供应消杀产品。

目前,相关产品已陆续发货,至2月底累计可向电商提供84消毒液75.8万瓶(460吨)、免洗手消毒液500箱(1吨)、酒精消毒喷剂5万瓶、医用酒精消毒片2000万片(20万盒)、二氧化氯泡腾片20万瓶(20吨)。

此外,工信部还督促目前有能力生产酒精棉片、小容量酒精喷射剂等产品的企业加快生产,加大线上线下保障力度。春节过后一段时间,由于部分企业复工复产困难、交通物流受阻、群众抢购,导致医用酒精、84消毒液等消杀产品缺货。

为此,工信部加强了对重点省份和骨干企业的指导,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用工、原料、防疫等问题,增加临时生产能力,消杀用品产量快速提升。

截至2月20日,84消毒液、免洗手消毒液和酒精等主要消杀产品的日产量较1月底分别提高了207%、151%和270%。从总量上看,前期的供需矛盾已明显得到缓解。

以酒精为例,随着酒精企业陆续复工,以及部分粮食酒厂、化工厂复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部分企业由于库存较多已经开始降低生产负荷。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消杀用品“一瓶难求”的重要原因是包装。因为,消杀产品生产企业主要生产大包装(>5L)产品,但各大电商平台、家庭个体对小包装消杀产品(100ml、500ml等)需求量较大。由于缺少各种规格的塑料瓶、泵头、标签、纸箱等包装材料,小瓶装酒精供给紧缺,特别是民众更愿意接受的100毫升以下带喷头的酒精消杀产品相对缺乏。

为了加强消杀产品保障,工信部将重点消杀产品生产企业纳入了物资保障信息监控平台统一管理,同时加强全产业链管理。截至目前,在库消杀产品生产企业已达480多家。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包装辅材协调小组,掌握塑料瓶(桶)、玻璃瓶(桶)、纸箱、挤压器、标签等供应情况,引导企业加快小包装(主要是500毫升及以下产品)生产,协调解决北京绿伞、长江脉等企业生产84消毒液、免洗手消毒液所需瓶桶、标签、泵头等问题。

据介绍,针对各地复工复产后消杀用品需求快速增长,工信部协调重点生产企业与阿里、京东、苏宁等电商平台对接,增加大众销售渠道,满足社会购买需求。为了充分挖掘供给侧潜力,工信部还鼓励电商平台企业动员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在靠近原材料产地转产消杀产品生产线,提升供货能力。

精准定位优惠企业 量身定制专业服务

优惠不优惠 数据说了算

本报记者 董碧娟

“经初步分析,您单位可享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具体政策操作流程可拨打12366咨询。”近期,支持疫情防控的系列优惠政策出台后,上海市闵行区1.15万家企业都收到了类似的温馨提示。这得益于上海市税务部门运用数据管理平台设计的支持政策企业数据分析应用工具,大大提升了税收优惠名单获取的智能性和时效性。

近期,税务部门运用多渠道推进数据集成,根据疫情防控税收优惠政策口径,在汇集自有税收数据基础上,加强跨部门协作,同步推进第三方数据运用,让税收大数据在支持疫情防控方面大显神通。

比如,数据集成帮助精准锁定优惠企业。重庆市税务局多系统、多维度筛选提取数据,从16万户一般纳税人中筛选出生活服务业等4大行业可能享受免征增值税的纳税人1.36万户。在匹配纳税人联系方式后,汇制成目标受众明确的政策辅导名单,用于线上“一对一”辅导。“我们只需要拿着市局下发的名单挨个打电话或微信通知,目标明确,绝不抓瞎。”南川区税务局东城税务所副所长袁德兵说。

杭州市临安区税务局从问题和需求入手,借助信息化手段整理出高频问题并深度匹配答案,再通过钉钉、微信、QQ等线上交流平台全面推送给智能检索出可能享受政策的6070户纳税人,供其自主查阅、自主答疑。

在依托自有数据推进“非接触式”服务便利度的同时,各地税务机关还主动加强跨部门协作,广泛运用第三方数据更快地提升防疫政策落实的速度和精度。

山东省税务局通过建立数据共享机制,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取了全省146家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名单,并统一纳入省税务局“减税降费综合监控服务平台”,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疫情发生后,公益捐赠十分踊跃。为了能更好地落实捐赠扣除相关税收政策,多地税务部门专门启动了第三方数据协调机制,主动对接卫生防疫部门、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的信息数据,动态掌握社会各界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专项捐助情况。

例如,从捐赠大数据得知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龙岩市红十字会为抗击疫情捐资人民币100万元,福建税务部门便通过在线征纳互动微信平台第一时间辅导企业掌握公益性捐赠税收政策,并做好优惠申报。这笔100万元捐赠支出将在税前全额予以扣除。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作为国内证券投资行业的龙头企业,在此次疫情中累计捐赠了超过2000万元的防疫物资和资金。“没想到税务部门动作这么快,政策刚一出台我们就收到税务局的政策推送消息。”国泰君安证券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当然,税收大数据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受疫情和春节假期影响,原料供应产能不足困扰着不少生产企业。上海九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消毒洗手液生产厂商,在打遍所有供货商电话几近放弃之时,税务部门通过增值税发票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仅用了1天时间就帮助企业找到了原材料。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温宝臣 胡达闻

MLF、LPR利率“接力式”下调后,下一步——

存款基准利率将适时适度调整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接力式”下调后,市场对于存款基准利率是否应该下调的讨论逐渐增多。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表示,存款基准利率是我国利率体系的“压舱石”,将长期保留。未来人民银行将按照国务院部署,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等基本面情况,适时适度作出调整。这已经不是央行首次回应存款基准利率调整问题。2019年,贷款利率整体下行,当时就有人提出存款基准利率下调的建议,市场对此也有所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此前在回应时就已经表示,存款基准利率仍将长期保留,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等适时适度调整。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建议,大中银行可在放贷时主动降低利率。在银行储户方面,可考虑适当降低央行基准存款利率,为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提供空间。

这让近期市场更为关注存款基准利率调整的问题,讨论也更为热烈。

中信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明明认

为,相较公开市场操作降息,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对银行负债成本下调的影响更为直接显著。具体来说,基于2019年12月份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结构,2月份逆回购和MLF降息10个基点,对银行负债成本的影响是-1.57个基点。相比之下,如果2月份存款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替代公开市场操作降息10个基点,则对银行负债成本的影响是-6.5375个基点。

基于2019年三季度上市银行的负债结构来测算,如果2月份存款基准利率下调10个基点,则对国有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负债成本的影响分别是-7.66、-11.01、-8.81、-8.90个基点。其中,股份行和城商行、农商行负债成本对存款基准利率调整更加敏感,而二者更是支持小微企业的主力,测算下来,下调存款基准利率有助于银行降低资金成本,进而有助于银行支持小微、民营企业,降低其融资成本。

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我国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政策空间有限,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政策效果也有待观察。自2015年10月份央行将前期一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由1.75%调降至1.5%以来,存款基准利率已处于历史最低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计息负债成本率为2.3%至2.5%,明显高于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1.4倍,说明现阶段存款属于卖方市场。存贷款增速差走扩将限制银行业放贷能力,使得资金流出银行业,加大了融资成本。近4年来,中国存款基准利率均低于CPI指数,形成了事实上的负利率,这一情况短期内还将持续。因此,下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长期更可能加剧商业银行对存款的争夺,从而抬高融资成本,使得政策效果适得其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表示,下一步宏观政策在稳增长方向上将进一步发力,年内LPR报价还有下行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存款基准利率存在较大下调可能性。当前CPI涨幅中枢仍在3.0%左右,远高于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在这种较高的负利率状态下,下调存款基准利率需要很大决心。在此情形下,下调存款基准利率有可能加速存款搬家、金融脱媒等现象,贸然

下调存款基准利率还有可能造成市场预期紊乱。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认为,由于通胀位于高位,可能制约央行通过下调存款基准利率降低银行成本。

温彬建议,LPR下调后,可以进一步全面降准或定向降准,通过降准来置换MLF的余额,这样可以优化银行的流动性结构,同时还降低了银行的整体负债成本。如果降准后银行负债成本压力仍然较大,未来不排除央行通过调降存款基准利率来拓展空间。

对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刘国强表示,作为主要经济体中少数实施常态化货币政策的国家,我国货币政策空间仍然十分充足,工具箱也有足够的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对冲疫情带来的影响。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妥善应对经济短期下行压力,同时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尽可能降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